

以 Mary 之名

從溫州前往港城前，母親密友余姨將她在香港久置三年的房子借給我。房子地處沙田大圍，一個被叫做名城的網紅小區裡。

能省一筆租房費，對我來說是天大的幸運。然而在抵港那個夜晚，經受迷路、安保盤問後的我，首先要面對的卻是那個幾乎快成廢墟的房子。房子就是這樣，需要一些人氣，只有在彌日照養中，櫃子的發黃、水龍頭的生鏽，床墊下滋生的蟲卵，才不至於突兀，反而能在毀壞的煩惱中泛出生計的恆心。而如果是迎頭兜上這麼一間屋子，那感受就是荒蕪了。客廳擠著老派溫州有錢人鍾愛的歐式大家具，又憑空放了張極簡的折疊沙發，孩童蒙塵的蠟筆、畫作、玩具、小皮鞋、識字簿、髮夾頭繩，堆填在沙發上，餐桌椅上，電視櫃上，以及家具與家具的縫隙間，絕望又囂張。水電煤帳單，散落四處，浴室裡晾著黯淡的衣服，洗手台上丟著用到一半的面膜，廚房裡的蒜瓣乾癟成空洞的問號，冰箱裡食材的腐爛積水，見你時靜靜擺盪。

何止是廢墟，也像逃難現場。這個房子的主人，過去大陸香港兩地跑，再也想不到，太平盛世竟也能開出天大玩笑。然而我記得，余姨一年多前好意為我妹張羅家底雄厚的夫婿時，請了一桌子人吃飯。那天，也說到香港房子，說自己一直沒去了，一度只有菲傭住著，過著鎮日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的好日。當時我沒在意，因為沒想過有一天會如此具體地走入余姨所描繪的場景，代替那個菲傭，坐在電視機前，困惑電視怎麼沒有聲音。

菲傭有一個長長的英文名，Fist Name 則是：Mary。我是在鞋櫃上的卡片堆裡找到了她在名城的住戶證。名城出入嚴格，住戶需刷八達通方可通行，八達通則要業主簽字才能在客戶中心開通。如果沒有八達通，可以給安保看住戶證，雖然麻煩，但也能進來。余姨不在，她的八達通和住戶證不在，她的簽名我一個多月後才下定決心去模仿，在此之前，我帶著 Mary 的住戶證生活。

住戶證上，Mary 東南亞人的長相，和我大陸南方人的長相，實在不搭界。有時，我恍惚懷疑自己偷了她的身份在這裡活著，尤其是，當我混水摸魚，卻被門口某眼尖安保抓包，要花無數口舌證明自己和余姨關係的時候。真像人生最開始的那十年，被有銀行職務、卻想再要個兒子的父親寄養在遠房親戚家，沒有合法的名字，也沒有法律上的父母，不知道用什麼來向鄰居小孩證明自己沒被任何人放棄。

這樣說來，在名城，Mary 似乎比我更名正言順些。但這不意味著她過得很好。每個節假日或週末，我出門買菜，總能在小區附近天橋上看到一簇簇席地而坐的，Mary 所屬的族群。一開始，以為是一群找工作的女人。可是不會有人找工作帶那麼多小吃，也不會有人聽音樂、開視頻電話、開直播、撐陽傘睡大覺，或是跟身旁的人喋喋講話，沒有盡頭地消磨一整天。原來外傭們在這裡開嘉年華。我一度不食煙火地困惑她們為何不去商場逛街，尋一家店坐下來吃吃談談，為什麼要光腳坐在天橋上讓自己看起來那麼可憐，讓這座城市看起來像它傳說中那樣不近人情。直到我在余姨家中發現工作合同，拋開種種假日和規則的細節，原來 Mary 工資一月不到五千。而又突然閃現的回憶是，同樣是在那張要為妹妹張羅有錢夫婿的餐桌上，余姨似乎提起過 Mary 有兩個兒子在菲律賓。有一天 Mary 看著電視新聞哭泣，新聞裡有個男孩出了車禍，Mary 指著那張模糊的影像堅定地

說那就是她的兒子，因為實在焦急，她問余姨能不能給她一筆錢……余姨給了，「可是到底是怎麼從那張打滿馬賽克的照片上看出那是自己的兒子的呀」。

很難就此得知 Mary 是什麼樣的人，唯一能確定的是，是她背井離鄉，背井離鄉且放棄尊嚴。拿著她住戶證生活的我，常常為此感到難堪。因為對於香港而言，我很可能跟 Mary 沒有區別。我也在 Mary 住過的地方燒飯、洗碗、不斷擦洗；我也因為寄人籬下，而不得不笑臉應對余姨遠程遙控我做的每一件事；我也會在疲憊的時候坐在沙發上，對著一些親情電影流眼淚，因我心底氾濫的，對故鄉的愛與懼。然而我永遠不會真的成為 Mary，我只是害怕自己看起來像她。

這是屬於我的傲慢，我的偏見。有時我為自己對 Mary 的排斥羞慚，因為「勞動不分貴賤」是我從小就在作文中寫的口號，然而我學不會，這麼多年就是學不會。我真正嫻熟的，是像阿婆那樣的世故。阿婆養我長大，這個不會講普通話，不會握筆，只能歪歪扭扭寫下自己名字的女性，能和我提起的唯一的往事，是她如何遇見小學文化的阿公：在很多年以前一個和煦的午後，少女阿婆蹲在家門口院子中，拿著小石子在地上畫自己的名字。阿公打從院門口經過，和她對視了一眼，便決定娶這個女人。

這就是全部了，而且已經被我加工過。阿婆其實只說了對視的事，準確來說她也說「對視」，她只說「看見」，更沒說後來。但很顯然，後來就是我所認識的她的人生，她似乎連嘆息都是苦的，因為她不認命，她想要有很多很多錢，可是阿公說到底，也只是農民。農民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只有少數一兩次，被動地抓住過自己的命運，然而鬼打牆似的，又很快恢復卑賤的原形。90 年代開始瀰漫到故鄉城鎮上的民營經濟奇蹟，對於黝黑乾瘦的阿公阿婆而言不過是十多公里外的事，傳回鄉村，卻又成為無法企及的下輩子、下下輩子。此生與來世，隔著

無數失敗的決定。

阿婆將一切解釋為她沒有文化，年幼時的我於是成了她人生盼望的一部分，她孜孜叫我好好讀書，「不讀書就要像阿婆一樣去賣菜、去種地、坐在家門口給人繡花」，「不讀書就要變成打掃婆、服務員，被人看不起」。她後來把嚎啕痛哭的我塞到母親身邊，叫我去縣城接受更好的教育，多多少少是望女成鳳的心情。只是阿婆念書經的旨歸，在於找到一份賺錢的工作，趁年輕嫁一個有錢的工廠老闆、機關公務員，而不是像我現在這樣，一直用讀學位來虛度蔥蔥華年。

.....

已經很久沒有如此頻繁地想起往事。這些記憶，是外來者對異鄉的矯揉附會，卻也是用來熟悉異鄉的首選路徑。在假冒余姨簽名、拿著自己的相片到客服中心開通八達通後，Mary 的住戶證被我放回原處。用自己的名義生活，理直氣壯了許多。又大概過了三個月，香港通關，余姨一家決定回港，我徹底歸還那份令人不安的幸運，搬出名城，暫住尖沙咀。到如今，我已經習慣在香港的生活，沒有懷戀過那個千呎「豪宅」，遇見 Mary 的族群也不再動輒傷懷，但偶爾還是會想起阿婆，她的願望也曾是我的願望，她的痛苦也曾是我的痛苦，有時我也會問自己：來香港讀學位究竟對不對？然而這是一個糾結不清的問題，就像薄荷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不是不可以回頭，但走下去，事情才容易有結局。阿婆，原諒我對人生，還有這種好奇。

總字數（含標題）：2541